Y 有此一说
ouciyishuo

看点看不懂的东西

□张　柯

常识告诉我们,越是高雅的艺术,越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经典,一开始接触都有点欣赏不了,要学会欣赏,得靠熏陶。比如芭蕾舞、交响乐,都可以作如是观。这是洋的,再看中国的。以文学为例,先不说《诗经》《楚辞》,就说"唐宋八大家"的美文,不通古文,断不了句子,就够你懂的。既不懂又不通,欣赏就谈不上。

不过不要紧,只要你肯学,肯下功夫,慢慢就懂了。譬如看昆曲、听京剧,开始接触时感觉云里雾里,别人叫好,自己茫然,好像眼睛与耳朵都有问题,经年累月之后,终于玩味出唱腔身段与笙箫管弦的妙处,于是你被熏陶成戏迷,每每跟着板眼摇头晃脑起来。后来,瘾头上来了,不看不行,不听不行了,有的甚至宁愿饿着肚子,也不愿意亏了耳朵。

从不懂到懂,从不会欣赏到学会欣赏,从无意识地懂得知识与道理,到有意识地进学堂接受传道授业,正是文明的台阶。

审美的过程说到底,就是一个从审不懂到审得懂的过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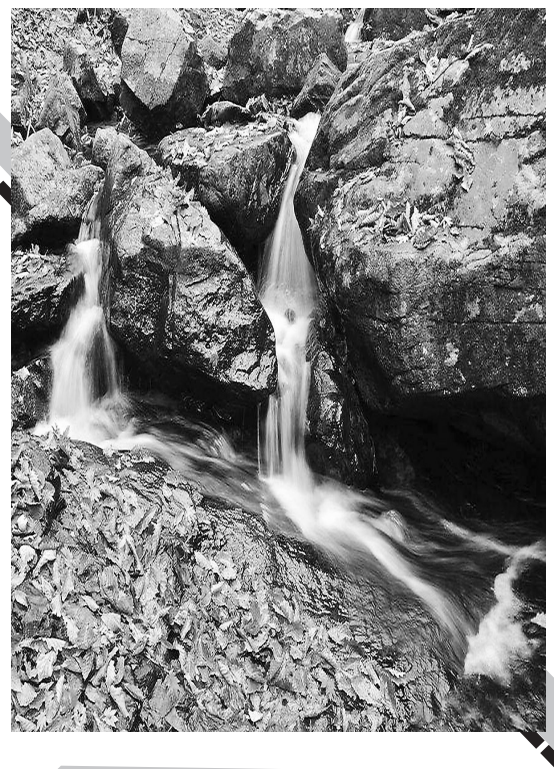
读书亦是如此。常识还告诉我们,读懂读透一本难懂的好书,特别是读进去一部经典作品,胜读很多本一般的书。传统的中国教育讲究记诵之学,读私塾要"念背打"。现在看来,除了"打"可以商榷之外,念书、背书的好处之多就不必多说了。

杨振宁先生在一次演讲中告诉听众,他在中学时曾利用一个假期背下了《孟子》,有些内容当时不会懂得,随着年龄增长,阅历加深,慢慢地都懂了。

杨先生特别指出,中国传统教育的一个好处就是,在年轻的时候教你背诵一些东西,储存起来,可以用一辈子的时间来懂得来体会。

不知从哪一天开始,在很多情况下,我们的审美标准降低到令人寒碜的程度:以电视春晚为例,作品必须人人一看就懂,人人一看就笑才能挑大梁。雅俗共赏的作品当然好,曲高和寡的作品你也不能说不好。也许正因为有曲高和寡的东西在前面引路,雅俗共赏的作品才能雅得上去。

人们学习知识,懂得欣赏,不正是从学习不会的东西学起,从看不懂的东西学会看懂的吗?小孩出生后天生的技能一个是吃奶一个是躺着,如果不教他学走路,他永远只会躺着。一个只会躺着吃奶的人,会有多大出息呢?



F 凡人一叶
anrenyiye

心中清泉

□郭德诚

老王是刘叔的房客,这人活得特别仔细。洗脸、洗脚、淘菜水,用个桶收起来冲厕所;青菜叶子黄半边,用剪刀曲曲弯弯剪下来,食用那半边;就是卖个废纸箱、饮料瓶,也要拉过人家的秤杆数数秤星。那真是一分钱掰成两瓣花。这天,竟非要拉着我去买旧空调。我说你吃错药了吧,夏天都让你硬熬过去了,还买什么空调?他笑笑:"老娘终于答应要来了。""噢",我应了一声。我表弟是经营旧空调的,不用说,又是想省几个。

他老娘,进门就吭吭咔咔地咳嗽,颤巍巍的。身材瘦小,佝偻,一头稀疏的白发,尤其那双手,褐色,跟干柴火似的。都说儿子像娘,这差别也太大了。老王说,这是他继母。他三岁,生母就去世了,就一直跟继母生活。后来,有了弟弟,继母还把他当亲生的。弟弟穿的衣服,都是他的旧衣裳改的。父亲去世后,弟弟就辍学了,他倒是读完了高中。老王说着,眼眶里噙着泪。

老太太喜欢看戏,但耳背,电视声音就开得很大。老太太一直住在山区,显然是把这儿当成农家院儿了。小院这几户,原本都是安安静静的,夜晚一片静谧。如今变成了戏园子,呜呜呀呀地唱到很晚。我这人睡眠本来就浅,院里有个咳嗽声都能惊醒。如今这戏唱得我晚上辗转反侧,白天无精打采。一个院住着也不好说啥,只能忍着。

老太太懂戏,一看脸谱就能辨出忠奸,还能大段地背戏文。说家事也跟说戏文似的。她说老王这人仁义,厚道,有良心。他弟弟盖房、孩子上大学,都是老王凑的钱。自己这咳嗽是老毛病了,挺一挺就过去了,可他非要接她到城里治,说城里条件好。说着就落了泪:"你看他穿那衣服,'老虎下山一张皮',晚上洗了白天穿,就知道他也难。不是怕他不高兴,说啥我也不会来添乱。"

老王是卖水果的,平日骑着三轮车走街串巷;如今,拉着他老娘跑医院。老王要他老娘住院,他老娘嫌贵,为这还拌了几回嘴。最终还是依了老太太,娘俩天天骑着三轮看街景,打点滴。

老王这些天陪着老娘进进出出,有说有笑,一脸的灿烂,竟然比以前胖了。可小院人都知道,他是干一天吃一天,这快一个月了只出不进,不是个事儿。表弟跟我说,空调,他用完了,就让他给我送回来,我把钱退给他,那玩意儿,他放着也没用,他再用了,随时来拉。刘叔也说,这个月的房租、水电,我都给他免了。

这几天特别热,我睡不着,听见老王屋里的电视机锣鼓齐鸣,一声高过一声,正在唱《朝阳沟》。不知怎么,我听上去,也不觉着烦了,倒觉得心里也有一泓清泉,凉凉的,听着很舒服。月亮斜斜地挂在树梢,小院月光清凉如水,倒显得异常静谧。

N 南腔北调
nanqiangbeidiao

"猎　人"

□初　程

在日本民间,有个这样的故事,说的是一位叫良觉的僧人,性情急躁。他所居的僧房旁,有一棵槚树,所以人送"槚树和尚"的绰号。良觉认为此号不雅,伐了槚树,仅余树根,谁知别人又称他"树根和尚"。这下良觉怒了,掘了树根,剩下一个大坑,不料被众人戏称为"树坑和尚"。

起初觉得好笑,明明是屋旁无关紧要的一棵树,明明是身外无须在意的一个称呼,怎么就偏去较真,反受其累呢!随后转念细想,其实,每个人都不曾觉察,自己的一句玩笑、一句戏言,很可能会中伤别人。

外出晚归,却不巧赶上住宅楼断电,母亲的轮椅无法搭乘电梯,我只得将它暂放楼下,搀扶母亲登阶爬楼。翌日清晨,早早奔去楼下取轮椅,不想竟找寻不见。保洁阿姨正在忙碌,便上前打听:"早!不知您是否看到楼道拐角有个轮椅?昨夜放的。"谁料阿姨颇为激愤:"没看见,我没拿,我从未动过任何一家的东西!"

看来,也许早先有人质疑过她拿取楼道存放之物,而她此刻也将我的探问视作不怀好意的质疑。尽管我赶紧解释,但不久后保洁还是换人了,看来她辞职或换岗了。那个早晨,自己无心割疼一个人的自尊,远比意外丢失一个轮椅,更加难以释怀。

童年时,一位女同学在家中行二,最不得宠。三个姑娘,一大一小常是衣着光鲜,偏偏她旧衣破裤。家中不受宠,在学校也是如此,成绩垫底,老师哪里会疼,训骂是常有的事。同学也不待见她的蓬头垢面,远远避之。不待小学毕业,她便早早退学,从大家的视野消失。

如今想来,自己的某个眼神某句话,会不会也好似在张弓搭箭,瞄向她,而自己却浑然不觉呢?

该是有的。我们并不是猎人,绝无歹意,却都放过无心的箭矢。

请本版文图作者与编辑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